

暴风骤雨

周立波/著
悦汐/缩写

无障碍
阅读

经典系列丛书

部分章节入选中学

塑造了各阶层农民在时代变迁中的集体群像

描写中国现代土地革命运动的经典之作
获1952年斯大林文学奖

暴风雨骤

周立波/著
悦 汐/缩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风骤雨 / 周立波著 ; 悦汐缩写. — 长春 :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8.7

(无障碍阅读红色经典系列丛书)

ISBN 978-7-5575-4092-0

I. ①暴… II. ①周… ②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3114号

无障碍阅读红色经典系列丛书

暴风骤雨

BAOFENG ZHOUYU

著 者 周立波

缩 写 悦 汐

出 版 人 赵国强

责任编辑 陈 鸣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18

印 数 1—10000册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美术出版社

发 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网 址 www.jlmspress.com

印 刷 吉林省金昇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575-4092-0

定价: 29.80元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部

第一篇.....	1
第二篇.....	7
第三篇.....	14
第四篇.....	18
第五篇.....	25
第六篇.....	29
第七篇.....	37
第八篇.....	43
第九篇.....	50
第十篇.....	58
第十一篇.....	65
第十二篇.....	72
第十三篇.....	79
第十四篇.....	84
第十五篇.....	88
第十六篇.....	95
第十七篇.....	102
第十八篇.....	107
第十九篇.....	115
第二十篇.....	124
第二十一篇.....	129

第二部

第一篇.....	133
第二篇.....	138
第三篇.....	142
第四篇.....	147



目 录 Contents /

第五篇.....	152
第六篇.....	155
第七篇.....	162
第八篇.....	166
第九篇.....	171
第十篇.....	176
第十一篇.....	180
第十二篇.....	186
第十三篇.....	191
第十四篇.....	193
第十五篇.....	199
第十六篇.....	203
第十七篇.....	207
第十八篇.....	214
第十九篇.....	218
第二十篇.....	224
第二十一篇.....	226
第二十二篇.....	230
第二十三篇.....	234
第二十四篇.....	242
第二十五篇.....	248
第二十六篇.....	254
第二十七篇.....	261
第二十八篇.....	268
第二十九篇.....	274
第三十篇.....	280

第一部

第一篇

名师导读

1946年7月下旬的一个清早，萧队长带领十几个战士从珠河县动身，到元茂屯去。他们要去那里做什么呢？

7月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地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方言，深青色）的叶子上抹上了金子的颜色。豆叶和西蔓谷（即莧菜）上的露水好像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道旁屯落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

【阅读能力点：描绘了一幅露珠璀璨、炊烟袅袅、一片祥和的清晨美景。】一群牛马从屯子里出来，往草甸子（长满野草的低湿地）走去。一个戴尖顶草帽的牛倌骑在一匹母马的光背上，用鞭子吆喝牲口，不让它们走近庄稼地。这时，从县城那面来了一挂四轱辘大车。轱辘滚动的声音杂着赶车人的吆喝，惊动了牛倌。他望着车上的人们，忘了自己的牲口。前边一头大牯子（方言，公牛）趁着这个空，在地边上吃起苞米棵来了。

“牛吃庄稼啦。”车上的人叫嚷。牛倌慌忙从马背上跳下，气呼呼地把那钻空子的贪吃的牯子，狠狠地抽了一鞭。

1946年7月下旬的这个清早，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牛倌看见的这辆四马拉的大车，是从珠河县动身，到元茂屯去的。过了西门桥，赶车的挥动大鞭，发出枪响似的啸声来。马跑得快了，跑了一程，辕马遍身冒汗，喷着鼻子，走得慢一些，赶车的就咕哝起来：

“才跑上几步，就累着你了？要吃，你尽拣好的，谷草、稗草还不乐意吃，要吃豆饼、高粱。干活你就不行了？瞅着吧，不给你一顿好揍，我也不算赶车的

老孙啦。”他光讲着，鞭子却不落下来。辕马也明白：他只动嘴，不动手，其实是准许它慢慢地走。【阅读能力点：赶车人与辕马之间已形成默契了。】车子在平道上晃晃悠悠地走着。牲口喘着气，响着鼻子，迈着小步。老孙头扭转脸去，瞅瞅车上的人们。他们通共15个，坐得挺挤。有的穿灰布军装，有的穿青布小衫。有的挎着匣枪，有的抱着大枪。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来干啥的？赶车的都不明白。他想，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反正他们会给他车钱，这就得了呗。他是昨儿给人劈柴进城来卖的。下晚落在王家店，遇到县上的人来雇元茂屯的车，他答应下来，今儿就搭上这15个客人。不管好赖，不是空车往回走，能挣一瓶酒，总是运气。【阅读能力点：交代老孙头搭载这批客人的经过。】

车子慢慢地走着，在一个泥洼子里窝住了。车上的人都跳下地来，绕到车后，帮忙推车。这时候，后面来了一挂四马拉的胶皮轱辘车，那赶车的看到前头有车窝住了，就从旁边泥水浅处急急赶过去。因为跑得快，又是胶皮轮，并没有窝住。胶皮轱辘碾起的泥浆飞溅在老孙头的脸上、手上和小衫子上。那赶车的扭转脖子，见是老孙头，笑了一笑，却并不赔礼，回头赶着车跑了。

老孙头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泥浆，悄声地骂道：“你他妈的没长眼呀！”【阅读能力点：被人溅了一身泥，老孙头却不敢声张，这人什么来头？】

“那是谁的车？”15个人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等个子问。老孙头瞅他一眼，认出他是昨儿下晚跟县政府的秘书来交约车子的萧队长，就回答说：

“谁还能有那样的好车呀？瞅那红骟马，膘多厚，毛色多光，跑起来，蹄子好像不沾地似的。”

“到底是谁的车呢？”萧队长又追问一句。

见问得紧，老孙头倒不敢说了，他支支吾吾地唠起别的闲嗑来避开追问。

萧队长也不再问，催他快把车子赶出来。

“你赶多少年车了？”萧队长问。

“28年。要说赶车，咱们元茂屯400户人家，老孙头我不数第一，也数第二呀。可尽是给别人赶车。”【阅读能力点：老孙头赶了这么多年车，却一直在给别人卖苦力。他为什么没有一辆自己的车呢？】老孙头眯起左眼，朝前边张望，看见前面没有泥洼子，他放了心，让车马慢慢地走着，自己跟萧队长闲唠。他

说，“康德”八年，他撂下鞭子去开荒，开了五垧（一垧是十亩）地。到老秋，收五十多石苞米，两个苞米楼子盛不下。他想，这下财神爷真到家了。谁知道刚打完场，他害起伤寒病来。五十来石苞米，治病、纳粮、摊花销，一个冬天，花得一干二净，一颗不剩。开的荒地，给日本团圈去，他只得又拿起鞭子，干旧业了。他对萧队长说：

“队长同志，发财得靠命的呀，五十多石苞米，黄灿灿的，一个冬天哗啦啦地像水似的花个光。你说能不认命吗？【阅读能力点：因为对现实的无能为力，老孙头转用“命运”来安慰自己。】往后，我泄劲儿了。今年元茂闹胡子，家里吃的、穿的、铺的、盖的，都抢个溜光，正下不来炕，揭不开锅盖，就来了八路军359旅第三营，稀里哗啦把胡子打垮，打开元茂屯的积谷仓，把谷子苞米通通分给老百姓，咱家也分到一石苞米。队长同志，真是常言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家雀（俗语，既表达了处于困境时的宽慰，也表现了对未知事物的坦然面对的一种心境）。咱如今是吃不大饱，也饿不大着，这不就得了吧？”

“你有几个孩子？”

老孙头笑了笑，才慢慢说：“穷赶车的，还能有儿子？”

“为啥？”

老孙头摇摇鞭子说：“光打好牲口，歪了心眼，还能有儿子？”【阅读能力点：老孙头迷信。】

老孙头叫牲口跑了一阵，然后又叫牲口慢下来，迈小步走。他用手指着一个有红砖房子的屯落说：

“瞅那屯子，那是日本开拓团。‘八·一五’炮响，日本子跑走，咱们屯里的人都来发洋财。我老伴说：‘你咋不去？’我说：‘命里没财，捡回也得丢。钱没有好来，就没有好花。’左邻右舍，都捡了东西。有的捡了大洋马，有的捡了九九式枪，也有人拿回一板一板的士林布（一种蓝色的细棉布）。我那老伴骂开了：‘你这穷鬼，跟着你倒一辈子霉。人家都发洋财，你不去，还说命里无财哩。’我说：‘等着瞅吧。’不到半个月，韩老六拉起大排（成立地主武装）来，收洋马，收大枪，收枪子子，收布匹衣裳，锅碗瓢盆，啥都收走，连笨篱都

不叫人留。说是日本子扔下的东西，官家叫他韩凤岐管业。抗违不交的，给捆上韩家大院，屁股都给打飞了。”

“你说的那韩老六是个什么人？”

“是咱屯子里的粮户。”

“这人咋样？”

老孙头看看四周，却不吱声。【阅读能力点：由此可见老孙头的谨慎，从侧面反映了旧社会地主对百姓言论自由的控制。】萧队长猜到他的顾虑，跟他说：“别怕，车上都是工作队同志。”

“不怕，不怕，我老孙头怕啥？要说韩老六这人吧，也差不多。你瞅那旁拉的苞米。”【阅读能力点：老孙头顾左右而言他，没有回答韩老六是个怎样的人。】老孙头用别的话岔开关于韩老六的问话，“庄稼长得矮小，都是胡子闹瞎的，今年会缺吃的呀，同志。”

萧队长也不再问韩老六的事，他掉转话头，打听胡子的情况：“胡子打过你们屯子吗？”

“咋没打过？5月间，胡子两趟打进屯子来。白日放哨，下晚抢劫，还糟蹋娘们，真不是人。”

“胡子头叫啥？”

“刘作非。”

“还有谁？”

“那可说不上。”

看见老孙头又不敢往下说，萧队长也不再问了。他明白，上了年纪的人都是前怕狼、后怕虎（比喻胆小怕事，顾虑太多），事事有顾虑。他望望田野，苞米叶子都焦黄，蒿子却青得漆黑。小麦也都淹没在野草里，到处都是攀地龙和野苇子。

车子平平稳稳地前进。到了杨家店，车子停下，老孙头喂好牲口，抽了一袋烟，又赶车上道。这会儿大伙都没说啥话，但也没有休息或打盹。老孙头接二连三地跟那些从元茂屯出来的赶车的招呼，问长问短，应接不暇（暇，空闲。原形容景物繁多，来不及观赏。后多形容来人或事情太多，应付不过

来)。工作队的年轻的人们唱着《白毛女》里的歌曲。萧队长没有唱歌，也没有跟别人唠嗑。他想起了党中央的《五四指示》，想起了松江省委的传达报告。他也想起了昨儿下晚县委的争论，他是完全同意张政委的说法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或没有到真正发动起来的时候。废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要一场暴风骤雨。【阅读能力点：从一路和老孙头的对话中，萧队长认同了张政委的意见：群众还没发动起来，要改变这个时代，需要一场革命。】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害怕群众起来整乱套，群众还没动，就给他们先画上个圈子，叫他们只能在这圈子里走，那是不行的。【阅读能力点：到底该怎样发动群众呢？】可是，事情到底该怎么起头？萧队长正想到这里，老孙头大声嚷道：“快到了，瞅那黑糊糊的一片，可不就是咱们屯子？”

萧队长连忙抬起头，看见一片烟云似的远山的附近，有一长列土黄色的房子，夹杂着绿得发黑的树木，这就是他们要去工作的元茂屯。

大车从屯子的西门赶进去。道旁还有三营修筑的工事。一个头小脖长的男子，手提一篮子香油条，在道上叫卖。看见车子赶进屯子来，他连忙跑上来，问老孙头道：“县里来的吗？”

老孙头装作没听见的样子，扬起鞭子，吆喝牲口往前走。卖油条的长脖男人站在路边，往车上看了一眼，随即走开。他走到道北一个小草房跟前，拐一个弯，只当没有人看见，撒腿就跑，跑到一个高大的黑门楼跟前，推开大门上的一扇小门，钻了进去。【阅读能力点：由此可见，这不是个普通卖油条的人，他这是去哪儿报信的。】

这人的举动，萧队长都瞅在眼里。他问老孙头：“这是什么人家？”

老孙头往四外瞅了一眼，看到近旁没有别的人，才说：“别家还能有这样宽绰的院套？瞅那炮楼子，多威势呀！”

“是不是韩老六的院套？”

“嗯哪。”老孙头答应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阅读能力点：老孙头对韩老六讳莫如深。】

这车人的到来，给韩家大院带来了老大的不安，同时也打破了全屯居民生活的平静。草屋里和瓦房里的所有的人们都给惊动了。穿着露肉的裤子、披着麻布

片的男人和女人，从各个草屋里出来，跑到路旁，惊奇地瞅着车上的向他们微笑的人们。一群光腚的孩子跟在车后跑，车子停下，他们也停下。有一个孩子，把左手塞在嘴里头，望着车上的人和枪，歪着脖子笑。不大一会儿，他往一个破旧的小草屋跑去，一面奔跑，一面嚷道：“妈呀，三营回来了。”【写作借鉴点：三营到底是个什么营，能让百姓倾巢出动去看他们？设置悬念。】

车道上，一个穿白绸衫子的衔长烟袋的中年胖女人，三步并作两步，转进岔道，好像是怕被车上人瞅见似的。【阅读能力点：为什么这个富态的女人对萧队长他们唯恐避之不及？】

车子停在小学校的榆树障子（栅栏）外边。萧队长从榆树丛的空处，透过玻璃窗，瞅着空空荡荡的课堂，他说：“就住在这行不行？”

大伙都同意，一个个跳下车来，七手八脚地把车上的行李卷往学校里搬。萧队长走到老孙头跟前，把车钱给他，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说道：“咱们是一回生、二回熟，回头一定来串门吧。”

老孙头把钱接过来，揣在衣兜里，笑得咧开嘴，说道：“还能不来吗？这以后咱们都是朋友了。”他说完，就赶着车，上街里买酒去了。

【读品悟】

对于萧队长几次追问韩老六的事情，老孙头都避而不谈，可见韩老六在老百姓心目中是多么可怕的人物，由此也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吸引读者继续往下读。

第二篇

名师导读

工作队来了，这对韩老六来说，可不是件好事。那么，他和他的亲朋好友都做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工作队的到来，是使元茂屯发生翻天覆地（覆，翻过来。形容变化巨大而彻底）变化的开始。靠山的人家都知道，风是雨的头，风来了，雨也要来的。但到底是瓢泼大雨呢，还是牛毛细雨？【写作借鉴点：这里的“风雨”不是自然的风雨，而是一场要来而未来的斗争。】还不能知道。就是屯子里消息灵通、心眼挺多的韩家大院的韩老六，也不太清楚。这两天来，韩家大院的大烟灯，整天彻夜地亮着。韩老六躺在东屋南炕上，一面烧烟泡，一面跟来往的人说话，吩咐一些事，探问一些事，合计一些事。【阅读能力点：韩老六在秘密地忙着啥呢？】他忙得很，有些像他拉大排的时候。所不同的是他十分犯愁。他的蜡黄的脸上，看不出一点轻快的笑容。八路军359旅三营打走元茂屯的胡子以后，他的脾气就坏了。他常常窝火，摔碗、骂人、打人、跟大老婆子干仗。就是他挺喜欢的小老婆子，也常挨他的骂。【阅读能力点：暗示韩老六与元茂屯的胡子互相勾结。】

远近闻名的韩凤岐，兄弟七人，他是老六。他今年47岁，因为抽大烟，人很瘦，鬓角又秃，外貌看去有50开外了。人们当面称他六爷，背地叫他韩老六，又叫韩大棒子。伪满时代，他当过村长，秋后给自己催租粮，给日本子催亚麻，催山葡萄叶子，他常常提根大棒子，遇到他不顺眼不顺耳的，抬手就打。下晚逛窑子，他也把大棒子搁在卖淫娘们的门外，别人不敢再进去。韩大棒子的名声，就此传开了。【写作借鉴点：解释韩老六“韩大棒子”绰号的由来。】

卖油条的长脖子男人，瞅见工作队的车子赶进屯子来，急急忙忙跑来告诉韩

老六。

“六叔，工作队来了。”长脖子一面说，一面把篮子放在地板上，挨近炕沿站立着。

韩老六把烟枪一摔，翻身起来，连忙问道：“来了吗？”他手忙脚乱，从炕上爬起来的时候，白绸衫子的袖子把烟灯打翻，灯灭了，清油淌出来，漫在黑漆描花的烟盘里。他的秃鬓角和高额头上冒出无数小小的汗珠。【写作借鉴点：一连串动作和神态描写，表现了韩老六对工作队的畏惧。】几天以前，宾县他儿媳的娘家捎封信来说：他们那儿来了共产党，带领一帮穷百姓，清算粮户，劈地分房，不知还要干些啥？得到这封信，韩老六早有些准备。房子地他都不怕分。地是风吹不动，浪打不翻的，谁要拿去就拿去；到时候，一声叫归还，还怕谁少他一垄？房子呢，看谁敢搬进这黑大门楼里来？唯有浮物（浮财。指金钱、粮食、衣服、什物等动产），得挪动一下。他的两挂胶皮轱辘车，一挂跑县城里，一挂跑一面坡（松江珠河县的一个市镇），忙了六天了。浮物挪动了一半，还剩下一半。没有想到工作队来得这么快。他紧跟着问：“有多少人？都住在哪？”

长脖子说：“十五六个，往小学校那边去了。”

长脖子直着腰杆，坐上炕沿了。平日他在他六叔跟前，本来是不敢落座的，现在知道正是用得着他的时候，他安然坐下，【阅读能力点：表现了长脖子男人一副察言观色的狗腿子形象。】又添上一句：“都挎了枪哩，有手枪，也有大枪。”

这长脖子男人，名叫韩世才，外号韩长脖，今年27岁，生得头小脖长，为人奸猾，是韩老六的远房本家。论辈数，他是韩老六的侄子。韩长脖原先也还阔，往后才穷下来的。他好逛窑子，常耍大钱，又抽大烟。后来，抽不起大烟，就扎烟针，两个胳膊都给烟针扎得尽疙瘩，脖子更长了。伪满“康德”九年间，他缺钱买烟针，把自己的媳妇卖给双城窑子里。为这件事，他老丈人跟他干起仗来了，他用刀子把左手拉破，倒在地上大声叫唤，逼着他老丈人赔了两千老绵羊票子（伪满钞票），才算作罢。【阅读能力点：交代了韩世才腐化堕落的生活和无赖的嘴脸，也从侧面写出了女人在当时地位的卑贱。】

韩长脖卖掉媳妇以后，平日倒腾点破烂（收买破烂衣物，又卖给人），贩卖

点油条，这不够吃喝，更不够买烟。韩老六有时接济他一点，就这样，他成了韩家大院的腿子。屯子里的人都说：“韩老六做的哪一件坏事都少不了韩长脖。”

【阅读能力点：韩老六和韩长脖就是一对狼狈为奸的叔侄。】

“这几天，你加点小心。我跟你六婶子都是土埋半截（比喻人生已经走过了一半）的人了，还能带家当进棺材去吗？保住家业，还不是你们哥几个的？”

【阅读能力点：为了拉拢韩长脖，韩老六在给他画大饼了。】可要小心，共产党不是好对付的，‘满洲国’时候，一个赵尚志就闹得关东军头痛。”韩老六说到这儿，停了一停，又问道：“你近来有些啥困难？”

韩长脖吞吞吐吐说：“还能对付，就是……”

韩老六没等他说完，就朝里屋叫唤道：“你来一下。”

韩老六的大老婆子应声走出来。这是一个中间粗、两头尖的枣核样的胖女人，穿一件青绸子大褂，衔一根青玉烟嘴的长烟袋。

韩长脖连忙站起来，哈着腰道：“六婶子。”【阅读能力点：这里忽然让我们想起上一章节中，见到萧队长他们一行，一个衔着长烟袋故意闪躲的胖女人，原来她是韩老六的大老婆。】

韩老六一面擦根火柴点着灭了的烟灯，一面问道：“前儿李振江送来那笔款，还剩多少？”

“剩不多了，只有几个零头了。”大枣核存心把剩下的钱往少处说。

韩老六吩咐：“拿来给世才。”

韩长脖忙说：“不用，不用，六婶子你甭去拿。”嘴上这样说，却站着不动，等大枣核进去又出来，把一小卷票子塞进他的发黄的白布小衫兜兜里，他才哈腰道谢，退着往外走。【写作借鉴点：通过语言和动作描写，刻画了一个猥琐、狡猾、世故的狗腿子形象。】

韩老六听到院子里狗咬，鹅叫，接着屋外有脚步声。一个戴尖顶草帽、穿破蓝布衫的人走了进来。这个人看来岁数不小，辛苦生活的深深的皱纹刻在他的眼角上和额头上，嘴巴上的几根山羊胡须上满沾着尘土。【写作借鉴点：外貌描写，刻画了一个饱经风霜的穷苦农民形象。】一进屋里，他把草帽取下来，拿在手里，走到炕边，尊一声：“六爷。”大烟冒着香气，烧得滋滋响，韩老六没有

回答。

当院又叫闹起来。有人骂那狂咬猛扑的大公狗：“没长眼的家伙，才几天不来，就不认识了？六爷在吗？”那人一面问，一面进了外屋。

“进来吧，老李。”韩老六热心招呼，连忙坐起来。【阅读能力点：一个“没有回答”，一个“热心招呼”，韩老六对待田万顺和李振江的态度亲疏立现。】李振江笑着走进来，挨近炕沿说：“六爷，今儿晌午来了一帮子人，说是工作队，不知是来干啥的。哦，你也来了吗，老田头？”他扭过头去，跟田万顺招呼，好像才看见他似的。

韩老六从炕桌上拿起一把小小的有蓝花的日本瓷茶壶，把着壶嘴，喝一口，又轻轻地咳嗽一声，再用他那一双小绿豆眼睛向李振江和田万顺瞅了一眼，才慢慢吞吞地说道：“你俩都去租别人家的地吧，我地不够种了。”

田万顺像是触了一个闷雷，直直溜溜地站在那里，用手紧紧捏着草帽边发呆。【阅读能力点：反映了这个消息对田万顺的打击之大。】韩老六要他退佃，他租不到好地种，还不清债务，他跟他的瞎老婆子，又得要饭啦。

李振江可不大着忙，他皱着两撇宽宽的黑眉，寻思一会儿。他想：韩大棒子又玩什么花招呢？备不住（保不准，难道）烟土涨价，想加租吧？但到后来，他想到了正题：一定是看工作队来，要找他帮忙，先来这着下马威。李振江笑着，眼睛闪出明亮的光来，他说：“地是六爷的。六爷要收，咱没话说。”

韩老六突然笑着爬起来，把他拉到外屋去，跟他悄声悄气说了一会儿话，田万顺还呆呆地站在里屋，只听李振江压不低的粗嗓门说道：“六爷的事，就是我姓李的事，大小我都尽力办。”往后，除了院里的人们的脚步声和狗咬鹅叫以外，听不见别的声音。李振江走后，韩老六嘴角留着笑容走进来。一见田万顺，就收起笑容，露出一副厉害的脸相。【阅读能力点：韩老六奸猾狡诈，对他人有不同态度。】二十多年来，韩老六对待佃户、长工和旁的手下人，他有一套一套的办法。他留着一撇日本式的短胡子的黄脸上，有时假笑，有时生气，一双小绿豆眼睛骨碌碌地直逼着你。他吃过饭在屯里溜达，对于穷人毕恭毕敬的招呼从不理睬，而对于有钱的人，有说有笑，但也绝不吐露一句心里话。“话到舌尖留半句”，“对啥人，说啥话”，这是祖上传下的教训，他牢记在心。只有一回，

他喝多了酒，稀里糊涂跟他的朋友唐田闲唠嗑，他说：“有钱要有七个字：奸、滑、刻薄、结实、狠。”【阅读能力点：韩老六的处世原则，都浓缩在了这七个字里。】

这时他躺在炕上，光顾抽大烟，把一个老实巴交的老田头晾在一边。大枣核进来，韩老六使一个眼色，她会意，就对田万顺说道：“老田头，不是咱要退你佃，还是为你好呀。咱这地薄，不打粮，你租别人好地，到秋后也能多落几颗。”

“六爷，太太，”老田头把手搁在胸前请求说，“你们不租地给我，我下辈子也还不了你们的饥荒，我只一匹老瞎马，咋能种人家远地？六爷，我老田没犯过你啥章程呀，也没少交过你一颗粗粮……”

韩老六猛地坐起来，打断老田头的话，劈头问道：“共产党工作队来了，你说好不好？”

“不懂六爷的意思。人家工作队好赖，咱庄稼人哪能知道呢？”老田头这样说着，可他心里想，工作队是八路军，八路军三营驻在屯子里的时候，有五个同志住在他家里，天天替他扫当院、劈柴火，要说他们不好，那是昧良心的话。但在韩老六跟前说工作队好，他不敢，说他们坏，又不情愿。他就含含糊糊说了上面这一句。【写作借鉴点：心理描写，写出了老田头的老实、本分。】

韩老六说：“工作队来，该你抖起来啦。”

“六爷真爱说玩话，工作队跟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

不待老田头说完这话，韩老六瞪他一眼说：“告诉你吧，工作队是待不长的。‘中央军’眼看就要过江来。你别看他们挂着短枪长枪的那个熊样，到时候，管保穿兔子鞋跑也不赶趟。老田头，咱们是老屯邻，我不能不照应你，你要想长种我地……”【阅读能力点：从韩老六的话里能知道“中央军”是代表地主利益的，而“工作队”是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

说到这儿，他停顿一下，斜眼瞅瞅老田头。心眼老实的田万顺听到“工作队是待不长的”这句话，正触动心事，他正担心他们待不长。他那额上，被岁数和苦楚趟出一条条垄沟，现在，星星点点的，冒出好些汗珠子。【写作借鉴点：比喻的修辞，突出了老田头生活的艰难，以及听说工作队待不长的恐

慌。】韩老六跟着又说：“你要想久后无事，就别跟他们胡混，他们问啥，你也来个一问三不知。”【阅读能力点：韩老六就是用这一套唬住了老孙头、老田头这些穷苦百姓。】

韩老六说到这儿，叫老田头坐下，自己凑过去说道：“咱们哥俩在一起的日子也长了，哪有铁勺子不碰锅沿的（意思是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说到这里，韩老六想要提提老田头他姑娘的事，并且跟他说几句好话。但一转念，他想，还是不提好些。老田头却早在想着他的姑娘，伤心起来。她死得苦呀！【写作借鉴点：设置悬念。老田头的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老田头两只眼里，停着两颗泪珠子，他的嘴唇微微地抖动，他在使劲忍住心上的难过。韩老六赶紧抓住田万顺的胆小心情，把假笑收住，冷冷地说：“你要有本事，就甭听我的话，去跟工作队串鼻子。咱们骑在毛驴上看唱本，走着瞧吧！”

说到这儿，韩老六抬起右手，往空中一挥，又添说一句：“到时候，哼！”

这一声哼，在老田头的脑瓜子里，好久还嗡嗡地响。这时候，院子里又有人问道：“六爷在屋吗？”

韩老六一边答应，一边起身往外屋迎接。不大一会儿进来两个人，一胖一瘦。韩老六使眼色叫老田头快走。进来的胖子名叫杜善发，外号杜善人，是韩老六的侄儿的老丈人。瘦子叫唐田，外号唐抓子，是韩老六的拜把兄弟。两人都是大粮户，和韩老六并称元茂屯的三大户，要把本屯的地和他们在江北的地都算计在内，他们三家都有一千垧以上的好地，条通和黄土包子（条通是灌木丛生的土地，黄土包子是黄土丘陵地）还不算在内。街里的“福来德”烧锅（槽坊，即酿酒坊），就是他们三家合股开设的。

杜善人和唐抓子外貌十分不同，性情也是两样。【写作借鉴点：此句总起，下面内容都是围绕这两人的性情写的。】杜善人好念佛，家里供一尊铜佛。唐抓子信神鬼，家里供狐黄二仙（旧社会以为多年的狐狸和黄鼬都能成仙）。杜善人老娘们病了，叫人拔火罐，到北庙许愿。唐抓子老婆子闹病，请跳大神，给黄皮子磕头。杜善人太胖，走道就喘气。唐抓子天天装穷，一声接一声地叹气。杜善人好对穷人说：“正经都得修修来世呀！”唐抓子爱对小户说：“这逼死人的花销呀，有地人家别想活啦。”